

◇两代风景

学期最后一天下午,附小校门口,连风都变得轻快起来。老伴像往常一样,早早站在树下,等外孙女橙橙放学。校门一开,橙橙扑进她怀里,仰着头说:“外婆,我同学妈妈说,你是神仙外婆。”老伴愣了愣。

前一天数学考试,橙橙考了全班第一,唯一的满分。有人问谁辅导的,橙橙说:“我外婆。”对方感叹:“你外婆真是神仙啊。”

没人会把“神仙”和我老伴联系在一起。她初中没读完就回家种地,一辈子围着灶台转。在这满是教授、博士的大学校园里,她就是再普通不过的老人。没文凭,没光环,普通话还带着别人听不懂的乡音。

橙橙四岁那年,老伴带她去滕王阁。两人用家乡话背《滕王阁序》,工作人员听不懂,差点不让进。直到橙橙用普通话背出“落霞与孤鹜齐飞,秋水共长天一色”,人家笑着说:“今天碰上神仙了,还没见过一老一小一起背的。”谁又知道,为了这张门票,祖孙俩在家背了整整三个月。老伴后来笑着说起这事:“人家都当我是文盲,哪知道我能背这么难懂的古文。”

这样的普通人,可能是神仙?

去年,橙橙从外地学校转到这里,少学了一年,第一次考试全班倒数。老伴拿起课本,陪着橙橙从头学,一道题一道题地啃,常常学到深夜。灯光下,她弯着腰琢磨题目的样子,活像个赶考的老学生。有一回,一道九宫格题把她难住了。夜里十二点多,她悄悄披上衣服,走到楼道里,给国外的儿子打视频电话。就着楼道的灯,一遍一遍算,直到弄明白。

◇尘世写真

说起柳树,我们那时候最忘不了的,就是做柳哨。

那是春天里最响最野的乐曲,材料不用买,河边伸手就有。惊蛰一过,天慢慢暖了,草木都冒了绿。河边的柳树长得旺,枝条软乎乎的,正好做哨子。那时候我们没什么玩的,下河游泳水太凉,爬城墙怕碰见蛇,就都往河边跑。柳树好像知道我们的心思,摇着长长的枝条,招着我们过去。

做柳哨,是我们最拿手的本事。先爬到柳树上,挑一根光滑刚冒绿的嫩枝,掰下来,把叶子撸干净。找一块砖头垫在田埂上,拿割草的镰刀,截成大拇指那么长的一小段。第一步最关键,要把树皮和木芯分开。用刀背在树枝上轻轻滚,来回压,压得树皮松松的,再用手捏住两头,反方向轻轻一拧,树皮就和里面白生生的木芯脱开了。慢慢一褪,一根绿莹莹的空心树皮管子就成了。接着用指甲掐掉一头的青皮,露出里面嫩黄的内层,这就是吹嘴。把柳哨凑到嘴边,轻轻一吹,“呜——”一声,清亮亮的响,带着青草的涩味,在河滩上飘得老远。

◇铭心一刻

开发路上,有两排被修剪得只剩下主干的树。唯有一棵,一枝独秀,凌空伸展,枝丫间稳稳地托着一个鸟窝。树下,油菜花开得金黄。这棵树,被人拍下后成了网红“打卡树”。

是谁有心,在电锯下救了这一枝风景?人们说,是“鸟叔”。

那日,鸟叔闲逛至此,正逢工人在升降车上修剪树木。电锯嗡嗡作响,枝丫纷落。一只喜鹊在树梢上空盘旋哀鸣,鸟叔循声望去,发现了那个硕大的鸟巢。眼看电锯就要移到托着鸟窝的那根枝条上,他急得又是招手又是喊:“老哥,快停,快停……”

工人疑惑地停下。鸟叔指了指树上,又双手合十,对着车斗里的工人拜了又拜。就这样,为了那个鸟窝,那根独枝被保留了下来,成为路上一道特别的风景。

“鸟叔”真名是什么,反倒没人细究。大家记住的,都是他护鸟的故事。

鸟叔护鸟,不是头一回。当年他家在农村地边有排意杨树。儿子筹备彩礼,决定卖树凑钱。有棵大树,买树人出价两千元,他没卖;涨到三千元,他还是摇头。妻子不解,他指指树梢:“你听到什么了?”妻子抬头细瞅,静心一听,树枝间藏着喜鹊窝,有雏鸟啾啾。她懂了:他是心疼那一窝命啊。

后来大田流转,鸟叔在房前屋后栽满果树。果子快熟

神仙外婆

[阜宁]刘洪

邻居王教授串门,见橙橙努力做作业,有点心疼:“橙橙,你爸妈、舅舅姨妈都是博士,压力好大啊。”老伴把这话当真了。那天晚上,她坐在橙橙的小书桌前,半天没说话。灯光照在她花白的头发上,过了很久才轻轻说了一句:“我不想橙橙有太大压力,只想让她从小养成坚韧的习惯。”

从那以后,她更上心了。我跟她开玩笑:“你都养出了三个博士,还跟自己较真?”她很认真:“现在的孩子,跟以前不一样了。”她的教育方法,说穿了也简单。当天学的,当天陪着弄懂。她说不出大道理,就用行动告诉孩子:有毅力,就有希望。

这学期结束,橙橙捧回一张满分的成绩单。橙橙妈妈看了,很激动。她今年博士毕业,在论文致谢中写道:“我的母亲,是我人生最坚实的依靠。她帮我带孩子,替我撑起后方。她坚韧、善良的品格,影响我一生。这份恩情,我永远记在心里。”

我问大女儿:“怎么不写写妈妈当年怎么教你?”她笑了笑,没回答,眼眶却红了。我看得出来,她感谢的远不止母亲替她照看橙橙的辛劳。有些东西,早已在两代人之间,默契地传承下来。

现在校园里不少人都知道,我家有个“神仙外婆”。世上真有不会腾云驾雾的神仙。没有法术,只有日复一日的陪伴。开学了,每天下午,老伴又准时站到校门口那棵树下。

树不说话。风来了,她在;雨来了,她还在。神仙一样。

柳哨里的童年

[禹城]程先利

手艺好的,能做出粗的细的长的好几支,含在嘴里轮流吹,能吹出不成调的曲子。那声音不算好听,甚至有点粗哑,可里头全是春天的劲儿,鲜灵、生猛,藏着我们撒野的快乐。

柳树是亲水的树,长得高,枝丫多,根扎得牢,歪歪扭扭地对着河水照影子,像个喝醉的人。它就守在河边,一年又一年,陪着咱们疯,陪着咱们闹,陪着咱们把整个春天,都吹进小小的柳哨里。

我站在河边,看着柳丝一下一下拂着水面。它不说话,只是用枝条蘸着河水,在风里写着绿色的童谣。那童谣我们小时候都念过,都笑着听过,可走着走着,就慢慢忘了。

其实日子从来都是这样,简单的东西最快乐,朴素的时光最长久。那时候我们很穷,没有精致的玩具,没有花哨的娱乐,可我们有柳树,有柳哨,有满河滩的风,有不用花钱伸手就能抓住的春天。柳哨声远了,可那份暖,那份甜,永远留在心里,一想起,就像回到了河边,回到了吹着柳哨跑着笑着的童年。

留一枝

[盐城]汪树明

时,别人家都罩上防鸟网,唯独他不扎草人也不拉网。别人笑他:“你就不怕鸟来吃?”他笑着回道:“它再能吃,能比我吃得多吃得多吗?你听这鸟叫,多少果子也换不来。吃几个,值。”

前几年,在城里的儿子买了新房,一楼带个小院,夫妻俩就打算在小院里栽棵树。媳妇看中了鸟叔果园里的一棵枇杷树。鸟叔听说后,像得了宝似的:“喜欢就挖去呗。”

那日,儿子儿媳专门雇了工人,带着工具车来老家挖树。鸟叔却低着头,不敢正视儿媳,尴尬地摆着手:“这树,挖不得了。”

儿媳以为鸟叔反悔了:“爸,你舍不得就早说,我们买棵小的就是。”

“不是,不是,上面有个鸟窝,我也是才看到。”

儿媳顺着鸟叔手指的方向仰头望去,圆锥形的鸟窝以枇杷枝叶做外墙,藏在秘处,又被宽大的树叶遮挡着,不仔细看根本察觉不了。

树没移成。鸟叔心想得罪了儿媳,没想到儿媳笑道:“工人的误工费,你得赔我们啊。”“赔,赔。”鸟叔满口应承,往儿媳车上塞了一篮草鸡蛋。

如今,开发路上的那棵“网红树”下,偶尔还有人驻足拍照。而鸟叔依然在他的果园里,喝茶,听鸟,脸上带着笑意。有人问他为什么对鸟这么好,他想了想说:“鸟知道哪里安全,人心里知道哪里该留一点地方。”

◇似水流年

爸爸这个“魔盒”

[苏州]程亚明

一直不知道怎么打开爸爸这个“魔盒”,今天就从他神奇的购买力说起吧。

他买东西的原则就是省钱、结实。同学们都有双肩包,我做梦都想换了我的斜挎包。爸爸说二年级的时候给你买。等我到了二年级,他说三年级给你买。一直到五年级,我为书包大哭一场,他可能实在过意不去,终于决定:“明天就去街上给你买。”

我怕他不会买,仔细重复了两三遍,他一直说:“知道,两根带子的,背着的书包,我懂。”

当我扶着家门大口喘着粗气的时候,我的新书包,就那么不出意外地出现在了我的眼前:深蓝色、皱巴巴、软塌塌的一坨,是牛仔帆布的材质。提起来就倒下去。我嚎陶大哭,我想要的是粉色的,或者紫色的,小公主用的那种背包。这个扶不起来的包就像我的爸爸一样讨厌。他怎么就听不懂我的话,想想等了五年的背包就是这个窝囊样,我哭得更厉害了。

妈妈看我哭了,把爸爸骂了。爸爸说:“这是最后一个,特价处理的,不能换。”他还说,这个布料结实,装多少书都行,读到初中都行。我哭得撕心裂肺:“初中我要重买,我要重买。”爸爸一听就说:“我保证下次带着你去买。”到了初中,需要骑自行车上学,书包都是放在自行车后面夹着的,这个背包果然如爸爸所说,用了初中三年都没有坏。

为了缓解买书包带给我的伤害,爸爸主动提出冬天给我买一件新棉袄。吃一堑长一智,这次我要跟着一起去。但我去了也没挡住“惨剧”的发生。

那天他带我去了本地有名的批发市场——红光自由市场,一听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各个县城都有的那种,一个铺子挨着一个铺子的批发市场。爸爸带我逛了好多个摊位,他都被价格吓退了。

后来转到一家,老板娘热情地指着架子上的一件紫色的棉袄,拿下来要给我穿上,我不要,我想要粉色的那种,学校很多女孩子都有,我也想要。老板娘对爸爸说:“你买这件好了,这件有点残次,我处理给你,都是贴了好多本钱的,别的六十五,这件四十好了。”爸爸心动了,他非要我把衣服穿上看看,我极不情愿。可是爸爸看上了,还对我洗脑,这么厚的衣服暖和。我不说话,他就和老板娘一起劝我,最终三十元买下。第二天上学的时候,我就像一个装满了气球的麻袋,前心加后背一起卡在我的座位里。从同学背后进出,同桌不得不起来让我。后来我就尽量少出来,再后来我就尽量不穿这件衣服去学校。

秋风习习,吹走了夏日的炎热,也吹醒爸爸的爱,他忽然意识到:凉鞋不能裹住他闺女的脚了。他主动提出带我去买鞋,买了双花鞋,这是我看中的。鞋面非常精美,买完我就穿上了,走到家,鞋底子就掉了,只剩下鞋帮子张着大嘴咬着我的脚脖子,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爸爸见过场面,让我赶快把鞋子脱了说:“不要告诉你妈,就说我们鞋子没有买成。下个星期我们再去买。”他还补了一句:“你的眼光也不咋地,还不如我。”

老家屋子里有爸爸买的簸箕、草筐,都将近三十年了,还没有坏,确实结实。我当年的棉袄、书包也还在,果然结实。

现在七十岁的爸爸学会了网购。买纸巾,纸巾掉屑;孩子要喝冰糖雪梨,他买的是冰糖炖雪梨,“炖”字很小,味道完全不对。从他那里,我知道了很多“孪生品牌”。每次他买完一种,我就禁止一种。“爸爸,日用品你不要买了。”“好的,下回不能买了。”“爸爸,小孩吃的喝的,你不要买了。”“好的,下回不买了。”看他听话的样子,我心里默念:虚心接受,有进步。

直到那晚我坐在餐桌边,爸爸开始他的狂炫模式:“我现在很知足,过得比以前的皇帝都好,想要什么,不出门都能送到。今晚这桌菜,你都不知道啊,真叫天南海北来相聚,江苏的红烧肉、贵州的四季豆、山东的生姜、黑龙江的泥鳅,苏州的水。”

一道金光晃了我的眼,我盯着他的手指,脸不由得黑了下來:“爸——”他嘿嘿地笑了:“九毛九,买着玩的,和真的一样,你看。”



扫描二维码,敬请关注本报专副刊公众微信号“B座西窗”,也可在微信“添加朋友”中“查找公众号”,搜索“B座西窗”或微信号“bzuoxichuang”。